

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

SCHOOL LIBRARY 風景山基督教叢書之一

宗 教 概 論

艾 香 德 牧 師 演 講

黃 景 仁 編



204

艾

~~III~~

10005

小識

歷史給我們一個警告：宗教的流弊，就是抱着劃一成見，所以我們研究宗教，要用大同的眼光，下公道的評論，才有確實的領袖。吾師艾香德博士獨具卓見；窮究各教要道，頗有心得。向以蠅通各宗，另創新教為厥志；故先設基督教叢林於南京，復在本城神策門外，購地築舍，名景風山。數年以來，經營擘劃，規模略具。其事業之發展，確為宗教歷史上開一新紀元。這次博士在金陵神學講演，把各教的精義，為一有系統的陳述，更可見博士對於闡揚宗教的熱忱。我在聽講演之後，心裏有無限的感覺；故不揣固陋，把博士的演詞，詳細地記錄起來，編輯成書，希望傳播得比較普遍些，使一般沒有親聆這次講演的，也得副他們研究宗教的熱狂。

(一) 本書的記錄，有時竟溢出講演範圍之外，蓋博士為了時間的制限，不

能盡情發揮，我爲要完全博士論調起見，不得不將平日在課堂裏，或接談時，鄙見有與博士相同的，略參一二，如有謬誤處，還乞博士和讀者指正之。

博士這篇演詞，按鄙見之推測，大致有兩個目的：

(一) 聖人設教，原欲教人行善，後人主持各教，往往以意氣從事，致起教爭，使真理日漸浸失。博士融通各教精義，打破黨派成見，使我們知道千差萬別的宗教，無非從教人爲善之一念蓄積而發。耶穌釋迦孔子老子諸人，惟患衆生之不得救，並未把真理據爲專有。耶穌說：『我所作事，從我者也當作；並且要作較大的事。』又說：『凡稱我主阿主阿的人，未必都進天國。』釋迦也說：『如來滅後五百歲，有人盡能受持，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。』孔子也說：『當仁不讓於師。』英國哲學家羅素博士，以老子所言：『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。』諸語爲提倡創造衝動，可見至德要道，充塞宇宙，凡由正常的途徑上去尋找，必得

同一的真理。陳子靜說得很對，他說：『東方有聖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；西方有聖人焉，同此心，同此理。』是以我們從事宗教的人，惟要青勝於藍，使真理日益昭著，方不負基督釋迦……等在天之靈。

(二)宗教的流弊，每况愈下；漸失本來面目。基督教受了西洋物質文明的影響，成功了科學化的宗教，偏重入世思想，東方的宗教，注重內生活修養，爲東方精神文明的特徵，偏重出世思想。博士抱融通主義，把兩項的利弊，融化起來，使宗教克復到本來完全的境界，真是宗教家重大義務，也是博士卓絕的思想。博士用這兩層純正的宗旨，啓迪我們，恰似當頭捧喝。同道的人們，固當合理的迎納。

在下還有幾句未盡的話，要敬告於同道們之前：研究宗教的大病，就是盲從。所以我們必需以一己研究的心得爲取舍，斷不可閉着眼烏附他人。博士的

新新學說，固是堅宗教的新旗幟，作我們的向導。這篇講演，又的確滿我們研究宗教的慾望；但是我們在迎納之下，還要用批評眼光，切莫忘亞利士多德一句話：『我愛吾師，我尤愛真理。』

一九二五，二，二五。景仁識於金陵

宗教概論目錄

第一章 概論

第二章 上帝觀

第三章 宇宙觀

第四章 人生觀

第五章 宗教教育

目
錄

宗教概論

第一章 概論

諸君都爲教會的領袖，宗教經驗之豐富，可不言而喻。當知今日宗教的缺憾，無非因大部份教徒，不知用正當的方法，尋求真理。只是抱着黨同伐異的野心，用村嫗罵鄰的口吻，一味排斥他人，指爲邪道異端，使真理日漸閉塞。那真是宗教的罪人。今日與諸君討論宗教問題，首要明了宗教的目的。宗教看宇宙和人類爲一大真理，所以要用全力求人類與宇宙的和諧。經上說：『神按着已像造人』(創一27)又說：『耶和華神要人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並賜他榮耀尊貴爲冠冕』(詩八四)孔子也說：『天地之性人爲貴』董子說：『人受命於天』種種說法，是謂人有最高的靈魂，與宇宙的大靈聯合着。但人類自食禁果之後，墮落在罪惡的物慾裏，便與宇宙大靈隔絕了，同時就昧了生命的源頭。所以人生的目

的就是要尋找生命之源；由一切自私的慾望中，解脫出來，得到最高之神，與萬物和諧，走入宇宙的生命中。古時大宗教家與古斯聽說：『人是從上帝來的，因此永久想不到安息，直到安息在上帝懷裏。』

人類達到最高之靈，在宇宙大靈的和諧裏，那末便是人的本來面目。這種工夫，是人生最關緊要的目的。因為人類永久的幸福，和無量的喜樂，不在得到任何東西，在乎了解生命之源。只是人皆走錯了方向，一切舉動，都向着虛偽的詭詐的途徑猛進着。譬如一個青年，忘却了在父母撫廕下的快樂，倒要背着他去尋找任性妄為的自由生活。結果成功了一個罪惡的蕩子。人們離開上帝，也是這樣。

因此宗教問題發生哩！他是研究人類的究竟，個中包含着無限的愉快，這愉快就是『靈魂的覺知』“Perception of soul”。但是人類大都被物慾蒙蔽

着，以爲靈性生活，是極乾燥無味的作爲，却不知精神生活，是永久的愉快。只是沉溺在苦海慾望裏，永不回頭。醉貪這不久就要消滅的幸福呢。

靈性生活的效用，是使人在知識裏得最高的靈魂，他內部的自我，與宇宙大靈完全和諧。參宗教的歷史，可知古今最高尙最聖潔的先知聖賢……都

在靈性生活上煅煉而成的，在他煅煉所得的結晶，就是一身充滿了智慧，他運

行他的知慧於社會人羣，引領人們走正當的路程，作社會的救星。如老子 孔子 耶穌 釋迦 摩罕 默德等，都是實現最高的靈魂。他們宗教思想的焦點，歸納在一個『愛』字上。所以他們現身說法，作人類的圭臬，實行普度衆生的菩提心。他們犧牲了個人的幸福爲社會謀安寧。萬一處特殊的境遇，受狂暴的逼害，也能俯首就刑，欣然無怨的。這是基督十字架的特點，也是宗教最大的表現。

然而近代野心科學家，勉強要推翻宗教。把宇宙間所有神祕問題，妄用科

學方法來解決，迷信科學爲萬能，却不知科學自有科學的界限。宗教自有宗教的效用，宗教不能離科學而獨存，科學不能離宗教而孤立。科學固是人們所當研究的，但是他的範圍，很有限制，只是個人憑着五官所觀察而得的罷了。所以他試驗的功用，不過考察表面的的事項，決不能窮究個中的妙用。但人類生活上的進化，使人們看出宇宙間許多優美的，奇妙的現象，增長人們見識，加添人們物質的幸福，那是不可不歸功於科學。至於宇宙間一切究竟問題，神祕莫測，非科學所能爲力者，又不得不賴宗教爲之補充；故說科學能包括宇宙間一切問題。這話未免太武斷啦！梁任公說：『人生關於理智方面的事項，絕對要用科學方法來解決。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，絕對的超科學』。這實在是眼光廣大的人的口吻。英國近代生物學大家拜摩生氏論科學與宗教之關係說：『世界甚大，科學甚稚，故其答案，必不完滿；即令關於全宇宙之答案，已達完滿之境，與今

日對於各部份之答案同，則必有他問題，而爲人所不能答復者……欲求補充的答案，惟有歌詩與宗教之感情，故視科學方法爲達於真理之惟一途徑；此吾人所不信者也。」托氏此說，可以爲抹煞宗教的野心的科學家，開一新眼界。托氏又因推生物之來源，心理與身體之關係，科學無法解釋，於是繼而斷之曰：『小秘密去，大秘密又來，宇宙之神奇，決非科學所能盡滅，或者因研究之深淺，暫時遷移之耳。』由此我們可想到耶穌曾說：『父啊！天地的主啊！我感謝你，因爲你將這些事，向聰明通達的人，就隱藏了，向嬰孩就顯出來。』因爲宇宙的神祕，不是世間的智慧，所能盡識，只憑着本性的覺知。這本性覺知，就由赤裸裸的嬰孩顯出來，所以求宇宙本體的解決，非科學所可能，那末就乞援於形而上學呢。

然而科學的認識法，與形而上學，究竟有什麼不同呢？按科學所採的認識

法是由外面加添的東西；就是佛家所說：『世間智』也叫做凡夫外道的智慧。老子所反對的『大偽的智慧』道德經上說：『智慧出有大偽』因為老子看破這世間的智慧，都是虛偽詭詐；所以不遺餘力地要破壞他說：『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培』保羅以這智慧爲世上的智慧他說：『因這世界的智慧，在神看是愚拙，經上說：「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」又說：「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虛妄的」……』可見世間的智慧，不外乎詭詐虛偽，而且這由外面灌入的東西，雖阿貓阿狗，若能用些工夫，也裝滿了一大肚的智慧。

只是形而上學呢？他是直覺的智慧，是本性的光明，佛教說他是出世間智。也是孟子所說的『良知良能』我們基督教稱他爲屬靈的智慧。這智慧是自動的，完全由本性覺悟得來的，是老子極端所主張的，他說的『行不言之教』，就要挽回人們本性的覺知；他又不願人類裝滿一頭腦虛偽的智慧，作他的障

礙物，所以大唱着『絕學無憂』的論調。

人類當那活潑天真的嬰孩時代，本具有這種屬靈的智慧，只是迷於物慾，漸失那活潑潑赤裸裸地天真爛漫的嬰孩智慧。那末他的知識愈高，情慾愈發展，社會種種罪惡多因此發生，爭權奪利，殺人流血，那一個不是由多欲所致呢？所以宗教的目的，就是要去私寡慾，使人反樸歸真，挽回那活潑天真的嬰孩時代的智慧。故老子說：『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』耶穌說：『若不像小孩子，不能進入天國。』孟子也說：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』佛教對於這問題，更有徹底的說明。他稱這種智慧爲般若，般若波羅密多，是波羅密的根本，什麼叫做波羅密呢？就是渡到彼岸的意思，他以爲世界是苦海，人們所以昏昏昧昧地過此苦海生活，以其失却了這種智慧，得着這智慧，必要渡過苦海到彼岸。然而怎能渡這苦海呢？他說有六種方法，所以叫做六波羅密。（參第二章六度表）般若

是末一種，也是最關緊要的，在華嚴經裏，比他是母親。其餘五波羅密，不過是撫育教導的人。菩提資糧論說：「般若波羅密是覺初的資糧，施戒忍精定皆由智渡。故說智渡能攝一切的意思，所羅門求智慧，也是有見及此。」

上此所說，未免有人誤會我們研究宗教，是要反對「世間的智慧」完全抹煞他，去求「出世間智」。其實不然；世間智原是不可推翻，並且也無推翻的必要。不過也不可五體投地的去崇拜他。因為我們要求「出世間智」的時候，也可借「世間智」做我們的工具。但是我們前途的目的，不在乎求物質的虛榮，乃是在得生命的安慰。所以尤不得不注重「出世間智」。茲欲在宗教上，求得無上的智慧，那末不可不搜求宗教的學說，以為尋找真理的門徑。現代的宗教，最引起人們注意的，要推耶佛道儒回五教啦！所以摘取這五教精義，與諸君共同討論。

第二章 上帝觀

宗教最緊要的問題，是上帝觀。因為這條是宗教主眼，人類在元始時候，知識淺陋，每每見有希奇的物件，便指為有神在焉。並且應他生活的要求，而有各種神的名稱。這是人類最幼稚的宗教觀念。及到人類思想進步，漸漸底以上帝為萬物的本原，有意志，有威能，高高在上，照臨下土，能動喜怒，能作威福的主宰。是由多神而進到一神，比較高尚得多。一神論為宗教所公認的，不過各教主把這威權位格的神，導引到心靈上去。心靈的神，就是宇宙的本體，宇宙是他的妙用，他是運行在宇宙之中。各教主因着環境的不同，他的說法，未免有差異的地方，然而真理只是一個，故他的歸宿，仍舊是同一的。

基督的上帝觀

基督教的上帝觀，是猶太一神論的結晶。古時希伯來民族，多詭拜偶像，亞

伯拉罕力闢其非，獨崇『耶和華』一神，他以神不在天然界之內，乃超乎其上，是爲造物主，也爲保護主，但不是世界所共有，獨佑希伯來一族的，以後的祭司和先知們，都是提倡一神論，故誠命上第一條，就說：『我之外不可別有上帝，』然而他的上帝觀總不免於有威權和位格的色彩。基督生在一神論的環境裏，飽受了一神的教育，他對於一神的觀念，並沒有異議，不過他推廣他的範圍，不限定爲猶太一族專有的神，他說：『凡信他名的人，就賜他權柄，作上帝兒女。』（約一12）又說：『你們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馬利亞，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』（使一8）又說：『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門徒』（太二八19）然而他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要證明上帝是靈，不專在耶路撒冷，他對撒瑪利亞婦人說：『上帝是靈，拜他的，當用心靈和誠實拜他。』他用最高心靈的上帝，指示他們，可惜猶太民族的知識淺陋，都不領會，像那領受過他幾年教育的腓力尚不了解。耶穌嘗對弟

子們，表示他是感靈者，他全身充滿了智慧，與宇宙的大靈聯合了，他說：『我是道路，真理，生命……你們若認識我，也就認識他，從今以後，你們認識他，並且已經看見他。』腓力却毫無感覺，倒請耶穌將上帝顯示給他們看了，才知足。耶穌對他說：『腓力，你與我同在這麼久，還不認識我麼？人看見了我，就是看見了父……我在父裏面，父在我裏面……我對你說的話，不是憑着自己說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，作他自己的事……』（參約翰十四章）

由此看來，上帝是宇宙的大靈，也是宇宙的本體，基督是本體的現相，使徒保羅說：『他是上帝榮耀所發的光耀，是他本體的現相。』至於聖靈呢？無非是本體與現相的作用。可知基督教所說的聖父——聖子——聖靈，三位一體，恰與佛家的體相用，是同一的原理。

神是超乎天地之外，貫乎萬物之中，而且也與人內部的自我溶合。所以基

督說：『我與父原爲一』又說：『除了父從沒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從沒有人知道父。』人本具有神的智慧，和與神溶合的本能。只是被物慾蒙蔽，向黑暗的途徑裏猛進着。宗教是把人們從一切自私的物慾裏解放出來，使人充滿了神的智慧，與神合爲一體，走入宇宙的生命中，經中浪子的設比，是基督給我們尋找生命的曉諭。基督且曾若訴我們與上帝有溶合的必要，說：『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，父在我裏面……愛我的，我必愛他，並且要向他顯現。』只是人們自安昧昧，失却了天賦的本能，斷絕了與神合一的希望。所以基督說：『他們這樣行，因爲不認識父，也不認識我。』

今日大部份的宗徒，受了西洋物質文明的影響，把宇宙大靈——上帝——的玄妙，強用科學方法來解釋，否認耶穌的神格，把他所行的神蹟，當做聖經上一種教訓，是古時代遺傳的神話罷了！他們這種觀念，簡直是不認識父，也不認識

基督因爲基督是感靈者，他內部的自我已經完全與神溶合了，他具有神的智慧，所以能燭見萬物，虛靈不昧。他可以爲所欲爲，毫無阻擋，就如佛家所說神通廣大。這種原理，在東方民族，很容易領會，因他完全在精神上修養成功的，並沒有什麼希奇。受科學影響的人，他們否認這一回事，因爲他們的知識幼稚，將來他們漸漸地受了精神學的洗禮，那末也不難走靈性生活的途徑，使他們所得神祕的經驗，可以做基督的健將，與保羅結同樣的果子。

佛家的上帝觀

佛教產生于富有宗教思想的印度國，在印度的民族裏，他們最崇拜的爲蛇神與樹神。後來他民族的思想進步，漫漫地由多神思想進到一元論，一元的思想于梨俱吠陀表現得很清楚，在優婆尼沙曇中，也給我們一個明顯的指示。他以「梵」爲萬有的本原，元始的實體，宇宙萬物，都由梵發生。這梵的觀念，在印

度哲學史上，比西洋哲學史上的上帝，或自覺，占同樣的重要。菩梨駭阿難雅迦上說：

太都的此世實在是梵。

只有本性自知：「我卽是梵；」於是梵成爲萬有，諸神如此，此神亦如此；人亦如此……

釋迦產生於高尚哲學思想的環境裏，飽受了一元的思想，發生因果論，他以宇宙本體爲因，這因好像是宇宙的大靈——上帝，他是無始無終，無聲無像，萬物都發源於此。他有了萬物的緣，便成萬物；所以說宇宙萬物，乃因像和合而成，他常用一個比喻說：宇宙本體像一塊泥，有了茶壺的緣，就成茶壺；有了茶杯的緣，就成茶杯。有其他物件的緣，也便成其他物件。故他說「體」「相」「用」是給我們一個很明了的指示。「體」是宇宙的因，是無聲無像，幽玄莫測的。他有了人及

衆生的緣，那末就藉着人及衆生表示出來；所以謂一切衆生，都是本體的現相。他所說的「用」，好像是我們基督教所說的聖靈，是爲現相的作用。他既謂人與衆生，爲本體的現相，所以也說人人皆可成佛。佛是覺的意思，一個人開了覺悟，便有充量的智慧，明了宇宙的究竟，與宇宙大靈溶合了。在原始人類，本具有這最高的佛性，華嚴原人論說：「無始以來，常住清淨，昭昭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亦名佛性，亦名如來藏。」故佛家最注重的，就是克復原始的佛性。佛嘗說：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當成佛。」然而他不但謂人類如此，就是一切衆生，也有成佛的可能。涅槃經說：「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」明時的理學家王陽明也說：「一草一木，皆含至理。」這無非是莊子所說：「道在尿溺，道在瓦甓」的汎神論。

人類既具有佛性，何以不明宇宙真理？蓋人生因種種煩惱，昧却宇宙真理，這叫做無明之雲，掩實現之光。故佛教以轉迷啓悟，離苦得樂爲宗旨。明宇宙真

理的叫做悟。味宇宙真理的，叫做迷，除去無明之雲，便虛靈不昧，這叫做轉迷啓悟。

佛家又說：「人有生老病死的苦，並且生死又如海中之波，故他稱這世界爲苦海。若皈依三寶（註一）法門，必得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。（涅槃就是不生不滅的意思）這境界是滅盡煩惱，超脫生死，得到安樂和平，故又稱極樂世界。這叫做離苦得樂。」

說到此，恐怕有人要問衆生既具佛性，何以佛與衆生有區別呢？因爲衆生既由因緣而感，也由因緣而分六道。六道互相感應，而有輪迴，所以叫做六道輪迴。（註二）衆生既在輪迴之中，必須超脫輪迴，才得到不生不滅的涅槃境界。衆生與佛，只在這步工夫的區別裏，怎樣超脫輪迴呢？是要做止惡修善的工夫。怎樣說是止惡呢？除去三毒（註三）看破五蘊（註四）超出三界（註五）怎樣說是

修善呢？修六波羅密。波羅密爲梵語，譯作度，卽度生死意，故又稱六度。（註六）行三德（註七）四願，卽菩薩所發四大願，稱爲四弘誓（註八）皈依三寶，報父母十恩，守夫婦親屬道德。總而言之，佛是唯心論者，除了這個心，便沒有以外的東西，所以他嘗說：『萬法唯心，心外無法』。而他的宗旨，究亦偏重于修心，以致後世的佛徒，都走向出世的途徑。

(一註)

三寶

佛 法 僧

(二註)

六道

天道
人道
阿修羅道
地獄道
餓鬼道
畜生道

(三註)

三毒

癡 嗔 貪

(四註)

五蘊亦作五陰

識 行 想 受 色

(五註)

三界

欲界 色界 無色界

(六註)

六度

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

(七註)

三德

法身德——佛之本體，身有常住不滅之法性者
般若德——般若譯作智慧法相實覺了者
解脫法——遠離一切束縛得大自在者

(八註)

四弘誓

衆生無邊誓願度
煩惱無盡誓願斷
法門無量誓願學
佛道無上誓願成

道教的上帝觀

道教淵源于老子及到漢朝，有張道陵者，設五斗米道以誘惑人們，且專以符籙從事。那末道教就日流於迷信。把老子的高尚學說，不過拿來做幌子罷了！這是道教歷史上的大憾事。我們研究道教，首需追本窮源，求他宗教思想的真相，故不得不根據老子的學說。

老子以宇宙大生廣生，總有一個煦育的「主因」。這「主因」也可說是

「生命之源」然而他是「玄之又玄」不可得而名的，乃假設一個「道」字。道德經說：

道可道，非常道……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下母；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爲之名曰大。

他以這「生命之源」有說不出的真理在內，以人類幼稚知識，無法可以表彰之。雖然加他一個名詞叫做「道」，總覺得很牽強，不能表顯出他完全的德性。故道德經又說：

道之爲物，惟恍惟惚。

微妙玄道，深不可識。

「道」乃是一個抽象的觀念，微妙不可以言語形容的。老子又從具體方面

着想，發生一個「無」字說：「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」然「道」與「無」是一不是二。在佛家經典，也可看出同樣的意思。佛經上說：「道不異無，無不異道；道即是無，無即是道。」老子也以道與無有連帶關係。道德經說：

視之不見名曰夷，聽之不聞名曰希，搏之不得名曰微；此三者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爲一。其上不曠，其下不昧，繩繩不可名，復歸於是無物，是謂無狀之狀，無物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復，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，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老子以充量的智慧，尋找宇宙真理。他思想的焦點，就是認宇宙爲絕對的善。在道德經第四章上，有充分的界說：

道冲而用之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；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或存，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在三十六章裏，又謂道常無欲，爲萬物所歸，故說：

大道汎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名有，衣食萬物而不爲主。常無欲，可名爲小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，可名爲大。以其終不自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由此可知老子絕對的信仰天道是善，是萬有的根源，與我們基督教信仰上帝的觀念，完全相合的。胡適之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說：『老子的「天道」就是西洋哲學的「自然法」 Law of nature…… 既有了「無爲而無不爲」的天道，何必要政府干涉人民的舉動？…… 違背了天道，擾亂了自然秩序，自有「天然法」來處置他，不用社會和政府的干涉，若用人力去賞善罰惡，便是替天行道，便是「代司殺者殺」，這種代劊子手殺人的事，正如替大匠斲木頭，不但無益於事，並且往往鬧出亂子來。』胡氏這番解說，很能表示

老子天道觀念的真相，也很與我們基督教天國的觀念混合。以老子這種天道觀念，應用到人生方面，當然是主張「無爲」順其自然。老子的無爲，卽「反本」意。西語謂之「反於自然」"Back to nature"。他以人生當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」道。德經上說：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老子又以上智之士，體道之微妙玄通，爲人所不能識，故道德經上也說：「古之善爲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」這便是我們基督教所謂「神人合一」的妙意。

儒家的上帝觀

儒家學說，是中國宗教思想的結晶。近代有好些新新學子，否認孔子爲宗教家，這話我絕對底不敢承認。因爲在儒家經典上，很可以找出他有高尙的宗教思想。今要討論儒家上帝觀，不可不先提出中國古代的宗教觀，做儒家學說的導線。

中國古代的宗教思想，第一敬拜天，第二敬拜祖宗。因爲古代民族的思想，謂『萬物本乎天，人本乎祖』。這話是歷代遺傳的宗教教育，印在中國民族的腦子裏，牢不可破。他既以萬物悉統於天，且以天爲有意志，有權力，能動喜怒，能作威福的主宰。故詩經上說：『皇兮上帝，臨下有赫，監視四方，求民之莫。』同時也看人與天有連帶的關係，故曾說到天人合一的奧旨。詩經上又說：『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』

孔子對於這種遺傳的宗教思想，並沒有什麼破壞的成見。他也承認敬祖

宗是養成孝道的一種好風化故說『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』又說：『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』有時以人們有失當的地方，他也曾警醒他說：『敬鬼神而遠之』又說：『獲罪于天，無所禱也』因要提高他事天的觀念，比敬鬼神重要些。然而孔子所說的天，就是宇宙之『神』。這神不單是高高在上，並且潛伏在我們自身之內，也運行在宇宙之中。繫辭上說：『神无方而易无體』又說：『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類萬物之情』他說的萬物之情的『情』字，與『神』字是一個意思，萬物之情，就是神明之德的運行陶化，故他也以神爲永久的主宰，是宇宙的大靈。宇宙在神的掌管裏。易經上說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』繫辭上也有形容神的運行說：『惟神也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』又說：『易无思也，无爲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非天下之至神，其孰能與於此』

但『神』幽玄潛隱，無聲無臭，以我們不完全的知慧，固不能認識『神』。若

欲認識神，當先有神的知能。故繫辭上說：『知幾其神乎？』人能得到神的智慧，便與神合爲一體，他的言語動作，都是神的表示。繫辭上又說：『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』也與基督所說：『我對你說的話，不是憑着自己說的，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，作他自己的事。』是具同樣的觀念。

然而怎能得到知慧呢？儒家也與各宗教具同樣思想，憑着虔誠的信仰，皈依宇宙天靈，向前努力，以內部的自我，傾倒于宇宙的大神裏，時時與神交通。中庸上說：『至誠如神。』明汪石潭說：『有其誠，則有其神；無其神，則無其神。洋洋如在，神何嘗無？』因爲人與神同化了，他的內部完完全全，無少虧欠，這便是神的智慧了。神的智慧，本爲人人所應有，是先天所具的良知。正如孟子說：『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；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』故儒家以人能返到造化前的良知，便是神的智慧了！也就是聖人了！

回教的上帝觀

回教產於亞刺伯，其地多沙漠，他民族生活的艱辛，可想而知。所以他的宗教思想，異常豐富。他的教主摩罕默德是一個孤兒，生在其地的麥迦（Mecca）受了這富有宗教思想的環境的陶養，並且曾跟從他叔父爲隊商，遊歷猶太，得猶太宗教的導引。這是他宗教的醞釀時期。他二十五歲的時候，爲一個富裕的寡婦所雇，復從事於隊商，而且與這四十歲的寡婦名哈第住（Hadijah）結婚。從此他的生活優裕了，有餘暇工夫，沉思默想，作後來創立新宗教的基礎。

他到了四十歲，在希拉山上大開覺悟。那末就創一宗教，叫做依斯蘭（Islam）即爲『回教』。他的宗教思想，大部份是根據猶太教和基督教的一神教，他所崇拜的『神』，是成信的靈，且爲獨一無二的主宰。因他以爲除了這神以外，再無別神。故可蘭經說：『他是唯一的神，永劫的神，他是不產生的神，也是不

能產生的神，可以比他的，沒有一個。』這神是最高的主宰，不是人類所能企及的。但人們欲得到神的愛護，須依靠一位中保，這中保就是神的使者。他也承認摩西耶穌等是神的使者，摩罕默德是他最大的，只是他絕對底不承認使者是神，或是神的化身，故可蘭經屢言，凡稱耶穌為神者，係不信之輩，是神所特備以充滿地獄者，他以罪之最大者，就是道成人身，他與基督教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此，他只認一位高高在上的神，操賞善罰惡的權柄。人永遠不能有神的希望，不過憑着虔誠的信仰，或可有得救的希望，然而他說得救的方法，只有信仰天經為第一的救法。

回教的優點，就是有堅固的信仰，和牢不可破的一神觀念，做人生的目標。當摩罕默德傳教的起初十年間，每於講道時被人訕笑，凌辱，逼迫，他却矢志不渝，居心忍耐，始終信仰上帝為獨一無二的真神。他所以能有今日回教的價值，

就在此一點。只是他後來門徒日衆，往往以武力從事，以致招左手持經右手執劍的嫌疑，這是他的大缺憾。

第三章 宇宙觀

要窮究宇宙萬物的來源，謂之『宇宙論』Cosmology。哲學家對於宇宙的分析，起初有唯心唯物一元二元的論調，後來又有原子電子的說素。今日科學進步，有相對論出，那末宇宙不是實物了。連玄學家的唯心論一元論，也無存在的理由了。究竟科學能否給我們一個美滿的解決，使我們設有疑問呢？想科學家，斷不能負此重大責任，他們所說的宇宙原質，爲火爲水，或曰阿頓，或曰電子。種種界說，終不能有徹底解決。故托摩生氏承認宇宙的神祕，不是幼稚科學所能完全負責。在他的科學引論裏，曾引蘭克司德 Lankester 之言曰：『……此等事物，非今日科學所能解釋，且永非他日之科學所能解釋。』然而宗教呢？也

不過用一種超意識的說法，做他研究的焦點，究竟欲明了宇宙的真理，也不在書本上的解釋，全賴內部的直覺。保羅說：『我們如今彷彿對着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時，就要面對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時就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樣。』但我們在研究宗教時，不得不取材於各宗教原有的思想，做我們導線。

基督的宇宙觀

在猶太經典（舊約）裏開宗明義第一章，就討論宇宙問題。他以神為原始的存在，也以神為超越萬有的。所以他謂神如何創造宇宙，說得井井有條，如天地之定位，光暗之分判，水陸之區別，人物之產生，皆由神之一語斷矣。基督教也承襲他的思想，雖然以這種為古代民族思想的神話，却有至理寓乎其中。如經上說：『太初神創造天地』（參創一）蓋謂宇宙的神祕，不是人類簡單腦子所能

參透；所以推測宇宙到了最初之點，非人力所能及的，乃歸於『神』。這『神』是世界之因，萬有之原。以全體言，神是宇宙，宇宙是神；以分位言，却有聖父聖子聖靈的三位。聖父是充滿了宇宙，宇宙萬象，都帶着他的色彩。聖子是神的現相，聖靈是神的作用。正與佛家所說的「體」「相」「用」是「同出而異名」。

經上又說：『地是空虛混沌，淵面黑暗，神的靈，運行在水面上。』（創一）就是說『神』是充塞宇宙之中，宇宙本體，運行陶化，生生不已，所以有光暗而分晝夜，有空氣而分水陸，因之草木生焉，魚鳥育焉。至於其最高靈體的人類，亦同時產生焉。在中庸上，可看出同樣意思來，中庸上說：『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；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，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久也，今天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今夫地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焉，禽獸居

焉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鼃鼃蛟龍魚鼈生焉，貨財殖焉。』因爲宇宙本體——神——是變化無窮，縣延不絕，宇宙萬象，大生廣生，無非「神」的妙用。約翰說：『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』道太初與神同在，萬物是藉着他造的，凡被造者，沒有一樣不是他所造；生命在他裏頭。』約翰承基督的衣鉢真傳，他有充量智慧，明了宇宙真理，他的的確確底認宇宙本體是活潑潑地神化流行。人類的生命，也在他的大利諧裏。

佛家的宇宙觀

佛教的宇宙觀，不像別宗教假定『神』做宇宙的本原。用客觀方法，以解決宇宙，他是從主觀方面着想，以爲宇宙的千變萬化，悉爲吾人的精神作用。這精神作用，內而發生種種煩惱，外而造成種種業，這煩惱和業，大則構造宇宙，謂之『共業所感』。小則構造個體，謂之『別業所感』。這叫做『自業自得』，也叫做『因

果業報』以這樣微小的精神作用，竟造成廣大的宇宙，其間確實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，佛家叫做『真如法性力』

他雖然以『心空一切空，心有一切有』的意思，來解釋宇宙，却也確確實實地把宇宙分做兩種說法：

(一)空間的宇宙觀。佛教謂宇宙是無限量的，這無限量的宇宙，分爲小千世界，中千世界，大千世界。俱舍論說：『四大洲，日月，蘇迷廬，欲天，梵世，各一千，各一小千世界，以須彌山爲中心所組織的世界，滿一千爲一小千世界，十倍的小千世界，稱爲一中千世界，千倍中千世界稱一大千世界，大千世界之三千倍，稱爲三千大千世界。智度論說：『百倍須彌山，百倍日月，名爲三千大千世界，世界之組織，不僅此三千大千世界而已。此三千大千世界外，更有無量種，決非吾人所能算盡他。因此故或稱之爲十方恆沙的三千大千世界，或稱之爲十方微塵

世界』

佛教的宇宙定義，而以須彌山爲世界組織的中心。正像天父學家以世界構成出於太陽系一般。但這種分類的世界組織，總究是認世界爲無限量。在大乘起信論中說：『虛空無邊，故世界無邊；世界無邊，故衆生無邊。』俱舍論也說：『虛空以無礙爲性，故一切物質，現於虛空中，虛空悉能容受之而不辭。』

(二)時間的宇宙觀。佛家學說以最短時間爲「刹那」，以最長的時間爲「劫」。『刹那』在俱舍論中解說得很明白：『刹那一百二十爲一怛刹那，六十怛刹那爲一臘縛，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，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夜，照近項時間分配之。』

一牟呼栗多……………四十分

一臘縛……………一分三十六秒

一但剎那……………一秒六

一剎那……………秒〇一二三

一秒鐘……………八十一剎那

一晝夜……………六九九八四〇剎那

婆娑論說：「一晝夜共六四九九八〇剎那。有說：「一念之頃，有九十剎那，壯士的一度彈指間，有十五剎那。」諸說紛紛，頗不一致。但剎那為時間的最短，為諸說所共道的。

再說劫，佛家謂宇宙是無始無終的循環因果法，所以他分宇宙為四劫：（一）成劫（二）住劫（三）壞劫（四）空劫



合這四劫的一度循環，爲一大劫，分這四劫的各個劫爲中劫。二十分中劫之一爲小劫，各大劫的時間長短，大致相同。當世界造成伊始，稱爲成劫，今爲吾人所居住，稱爲住劫，住劫之後，必有破壞，故稱壞劫。壞後必歸於空，故稱空劫。然而在這四劫的周圍裏，不能說成劫是宇宙的始點，因爲在成劫之前，尙有空壞住各劫的存在，也不能說空劫是宇宙的終點，因爲在空劫之後，還有成住壞各劫的繼續。

總而言之，佛家的宇宙觀是無限的時間與無限的空間的合稱，是一個循環的因果法。

道家的宇宙觀

道教的宇宙觀，不是像佛家的循環因果法的主張，他承認宇宙有一根原，與吾們基督教的神造十或神的陶化十具同樣的說素。故在道德經開宗明義

第一章就說：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，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衆妙之門。

按老子的觀念，是以「無」爲萬有的根原。然而他在「無」的對面，又說出一個「有」字。「有」與「無」是似同而異的。無名天地之始一句，是說未有天地之前，就有個「無」。有名萬物之母一句，是說未有萬物之前，就有個「有」。所以道德經又說：「天地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這「有」與「無」在老子哲學裏，有根本的不同，因爲他說的「有」是形而下的，「無」是形而上的，凡感覺得到的東西，老子便稱他爲「有」，感覺不到的東西，老子便稱他爲「無」。故老子所說的「無」並非常人所說的無別的存在，「無」乃是人們手不能摸，目不能觀的超意識的東西。

因爲人的感覺機關，與宇宙事物的接觸，很有限的，若說五官感覺不到，便沒有什麼存在？那末，正像一個生而盲者，不知有色，生而聾者，不知有聲，便說這世界是無色無聲的存在一樣。老子以人五官接觸所得的有限經驗，必不能盡知宇宙的玄妙，故以感覺不到的玄妙的東西，稱之爲「無」。這「無」字的定義，就是佛家所說「真空妙有」的意思。

然而老子又有說「道」爲宇宙根原，與「無」字同。我在前章已經說過，「道」與「無」，在老子的觀念裏，是一不是二。「道」卽「無」，「無」卽「道」，所以他論宇宙的根原，有時說「無」，有時也說「道」。道德經上說：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；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

道者，萬物之奧。

合這幾說而觀，老子說「道」爲宇宙最先的根原，與「無」爲萬有根原，是並立的，同爲一個意思。綜觀老子所說的「無」或「道」，簡直與我們基督教所說的神，是同樣的觀念。

儒家的宇宙觀

儒家的宇宙觀念，也是歸根於神。他以宇宙爲陰陽的構造，故繫辭上說：「立天之道，曰陰與陽。」又說：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。」但他所說的陰陽，並不是神，在陰陽之中，有一不可思議者，乃爲神。故說：「陰陽不測之謂神。」至於所說的一陰一陽，只是兼對待流行二義。故有人以孔子的陰陽之說，爲二元論，未免欠是。再看他「易有太極，是生兩儀」一句，可知太極是渾然無始的，及生兩儀，纔劃然有始。按他所說的太極，與我們基督教所謂「太初之道」，佛教所謂「真法界」有同樣的觀念。周濂溪的太極圖說，加上「無極」二字，乃是受了佛家「無量無邊」的

影響也與老子的「無」爲宇宙根原的意思相同。究竟他說的「無極」就是太極；並不是在「太極」之外，另有「無極」，所以朱子說：「太極本無極，非太極之外，另有無極。」這種解說，很是透徹。

然而孔子所說的「神」是生生不已，變化無窮。宇宙萬有，是他變化的現象。故說：「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。」繫辭上也說：「生生之謂易。」又說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。」他以宇宙活潑流通，不斷的在那兒變化，有如流水一般。所以說：「逝者如斯乎，不舍晝夜。」既以宇宙本體是變化無窮，延綿不斷，但是變化之道，是起于微細而簡單的。繫辭上說：「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變化見矣。」蓋天地形象，乃大造粗迹；雖然變化無窮，根本還是出于一，不過所造不同，故分形象爲二，但神之變化莫測；迨其成象于天，成形于地，然後藉其形象之表示，纔得知其其造化之精微。

孔子對於形而上問題，不肯詳細的發表，只要人自己內部的覺悟。故莊子知者遊篇記其弟子問孔子以「未有天地之始可知耶？」孔子只答以「古猶今也」並不曾詳細的解釋。中庸記孔子論宇宙問題說：「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，其爲物不貳，其生物不測。」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『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。』雖然他曾承認宇宙本體出于一，但未明明的曉諭。故子貢說：『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。』

回教的宇宙觀

回教是以一位最高的「神」爲萬有的根原，天地的主宰，是超乎這宇宙之外。他在宇宙之上，宇宙是他所造的；世間萬物，生生息息，無非表明他無所不能的力量。各國史乘的記載，新陳代謝的變易，無非是陳述神的意旨，彰顯神的威德。所以可蘭經開宗明義第一章便讚美神說：二『讚美神爲萬世之君，滿有慈

悲和憐恤，審判大日之主啊！我等惟讚美爾，惟求爾助。」

他以神爲有意志的造物主，他創造了這世間，世間皆屬乎他管理，人在他管理權下，佔極重要部份。所以人生活這世間，分內的義務，只是侍奉神，服從他管理，那就算是人生的唯一目的。摩罕默德持此理以敬服「神」。所以他非常篤摯。並且他以「神」有無限的權能，和自由的意志。他創造人類，首先的祖宗名阿丹（就是基督教所譯的亞當）他違背上帝命令，犯了死的罪。並不是上帝不知道，因爲上帝原來造人盡屬於善，不過有特別意志，使惡者行其惡。天經上說：「爾主若願意，可造人皆屬一道。」但其創造彼等（指惡者）之故，因爾主爲要使鬼與人，充滿地獄之言應驗。」又說：「我們造人，原爲極美，以後使之成爲污穢中首污穢。」他以神爲有順性而行的自由，所以他所作的所爲的，無不順性行之。但神的智慧無窮，公義至極。他造了許多反公義的，在這宇宙裏，無非以神有特殊的

緣故，以爲這物質世間的點綴。

總而言之，回教的宇宙觀，承認在這物質世界之外，另有一靈的阿拉（是同教神的名）他是操縱這物質世界，人怎能超脫這物質世界，到阿拉的境界裏去，回教說只有一個法子就是：『阿拉以外無阿拉且以摩罕默德爲其先知，』他這種專一虔誠的信仰，固可佩服，可惜他的度量太狹，在天經上說：『凡奉他教而不奉回教者，不能蒙悅納，其於來世，必屬滅亡者，』較之基督所說：『我來非爲廢掉律法和先知，我來乃要成全他，』誠有天淵之隔。

第四章 人生觀

人類的思想，與社會環境，雖不能說是完全受環境的支配，但也許受他重大的影響，比如中國現在兵禍連天，人們的生命財產，都是懸在軍閥的手中，種種災禍，簡直叫人覺得人生沒有樂趣，在有思想人的腦子裏，那末便時常在那

兒工作哩！他自然會想到，「人生這般的痛苦，是否應該享受呢？社會這般的罪惡，是否應該存在呢？這種違犯人道的罪惡，簡直要滅絕他，然而我們怎樣把這罪惡滅絕了，使人們都安享太平的幸福呢？」他的答案，雖然基督有基督的說法，釋迦有釋迦的說法，但合而言之，總稱為「人生觀」。

基督的人生觀

基督生長於平民社會裏，他雖然沒有受環境的支配，可是目覩種種罪惡，天天底在他前面試驗他的伎倆，因而就抱着一種責任心，所以彌賽亞的任命，也甘受而不辭。他以社會的腐敗，人羣的罪惡，都是他肩頭上的重負，故他積極底去服務社會，以盡人生的義務。然而這種工作，並不是輕易的事，非有靈性的修養，以成最高的人格不為功。故他自十二歲時，在耶路撒冷守節，就負有彌賽亞的使命。及到三十歲，才服務於世，在以前十八年中，未始非天天做靈性上的

工夫，養成他最高的人格，充滿了無量智慧，與神合爲一體。曠野受試探，是煅煉他人格的最後事工，從此他就感受大靈，在上帝的和諧裏。那末他由服務的思想裏，發覺一種最大的表示，就是「犧牲」於是他的人生觀念，便以犧牲爲前提！曾說：「人子來，不是要人服事，乃是要服事人，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。」這是他服務社會的弘誓願。他教訓弟子們，也是以犧牲爲前提。經上說：

一粒麥子，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。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失喪生命，在這世上，恨惡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

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，不要怕他們，惟有能把身體靈和魂都滅在地獄裏的，正要怕他。

看他這種犧牲的精神，實在是非有高尙的人格，不配接受這樣的教訓，所

以耶穌當時選召弟子，也全憑着「犧牲精神」爲取舍。有一次有個文士，他以耶穌神通廣大，施行許多奇蹟，就羨慕他將來的事業，想藉以進謀幸福。來對耶穌說：『夫子！你無論往那裏去，我要跟從你。』耶穌已經洞悉他的用意，就拒絕他說：『狐狸有洞，天上的飛鳥有巢，人子却沒有枕頭的地方。』還有一個人要跟從耶穌，只請先回去埋葬他的父親，耶穌知他具犧牲精神來的，就對他說：『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，你跟從我罷！』所以耶穌屢次申明說：『若有人要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』由這一方面看來，基督的救世熱烈，真是『視死如歸』何等的勇猛呢？

然而他雖是勇猛激進，同時又是具曠達高風。經上說：

所羅門極榮耀的時候，他所穿戴的，還不如這花一朶呢？……所以不要憂慮說，吃甚麼，喝甚麼，穿甚麼？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們需用的這一

切東西，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。（馬太六章二十九至三十四節）

看這一段的教訓，真具有超世的思想，視世界的榮華，淡若流水，打破物質的慾望，說得何等的痛快淋漓。他又繼續地說：

你們要變賣所有的，賙濟窮人，爲自己預備永不壞的錢囊，用不盡的財

在天上；就是賊不能近，蟲不能蛀的地方。

他雖然具曠達的高風，超世的思想，因他有勇猛激進的精神，以調和他，正是出世入世相依爲用，故不至趨於寂滅，流於厭世，也不至偏於勇猛，流于激進。因爲這種的人生觀念，是無可而無不可，無爲而無不爲，時時作救世事業，却未嘗恃其救世之功，往往爲社會謀幸福，同時又以禍福皆空，不以功成而色喜，不以事敗而喪志。既不作無益的樂觀，又不作消極的悲觀，所以我稱之爲曠達的超然觀。

釋迦的人生觀

釋迦出身貴族，偶然看見生老病死，各種景況，在常人心上，並沒有研究的意志，可是在他的心目中，便發生了重大問題，甚至拚棄了帝皇的榮華，潛入枯寂的山林中，做那孤單而且酸楚的修養工夫。這種意志，不是具特別哲性的人，斷不至有此。在他出家伊始，自不免于求脫種種俗世的痛苦，以謀個人的樂趣計。及到他道成正果，菩提樹下開覺，那末便由小乘法而進入大乘法。這時候已經造成他全美的人生觀。

他研究的焦點，就是以人類種種痛苦煩惱，都由個人的心而發的。他簡直承認這世界的變化無窮，都是心所發，假使沒有這個心，更無所謂世界，所以佛家有「心生一切境界生，心滅一切境界滅，心是生生滅滅的原因」的說。在大乘起信論裏，很詳細的說：

一切諸法，皆依妄念而有差別。若離心念，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

三界虛偽，唯心所作。離心，則無六塵境界。

世界一切境界，皆依衆生明妄之心，而得住持。

他既承認心是痛苦煩惱的產物，若要消滅一切痛苦煩惱，只有修心爲治本的方法。然而修心方法，從何處着手？第一步工夫，就是打破我執。汝執，認定世界萬象，皆屬於空。試看他：『諸法畢竟空，既無有法，亦無有我；既無有我，何有苦樂。』諸語，爲大了乘義之談，何等的曠達！金剛經也說：『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衆生相，無壽者相。』因爲他以這世界的萬重罪孽，都是起於一個「我」字，若是打破這個「我」字，那末也就無所謂罪惡了，這是擒賊擒王的法子。「我」字既經打破，世界一切，皆是虛空的虛空。故有「富實如雲，妻子如幻，國土如泡，功名如影」的思想。假使不打破這種東西爲虛空的虛空，那末他的物慾也同時發展，即

所謂「一文將不去，只有業隨身」，故佛所說的「破執」就是除去「無名」「業障」成功了「真如心」這是他修心的大目的。

但人們皆以佛家的修心，看破有爲的世界，爲虛空的虛空，走消極的途徑，偏重出世思想，流於悲觀的厭世派。其實不能？他的空是的定義，是非空非有，亦有亦空，既不是完全的消極，又不是完全的積極，打破種種慾望，除去「無名」「業障」成功「真如心」這是他人生觀的第一步看法，第二步呢？還是要「覺覺人，使一切衆生，皆能成佛，故謂『有一衆生，未成佛者誓不成佛』」

把罪惡衆生，盡皆度到光明境界，也就是把這黑沉沉的社會，造成功一個莊嚴淨土，正與我們基督教所說：「造天國於斯世」是同樣的觀念。

近世的僧侶，打起佛家的旂幟，擇山谷之清優者，做他託身的地方，食人們之祿，以爲一已安逸計。這不但是社會之蠹，也爲釋教罪人，因爲釋迦具普度衆

生的大慈悲心，嘗說：『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』這種救世精神，確是可欽可佩，他怎肯以寄生物自居，而遺害社會人羣。所以僧侶的不法，罪在僧侶，與佛法無關。如果因僧侶，而批評到佛家本身上去，真無異於「因噎廢食」！哩然而僧侶雖多不法者流，但其中高尙僧徒，亦不乏人。斷不能一概抹煞，所以我對於釋迦的人生觀，絕對的承認他是出世而兼入世的超然觀，斷不敢以其徒衆之不肖，遽加抹煞他本來的真相，以致招「排斥異己」的嫌疑。

老子的人生觀

老子處當日的環境，兵火連天，正和今日的中國情形大致相同。百姓們受軍閥的災禍，弄得流離失所，膏腴的土地，都化成荒草萋萋的曠野了。看道德經上說：

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

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彩，帶利劍，飫飲食，貨財有餘。

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社會情形，平民因各國互相爭強，干戈不息，弄得百姓們要替貴族打仗，替他們擴充地盤，自己的良田，倒至於荆棘叢生，所以有「田甚蕪，倉甚虛」的現象。但是貴族們却能爲所欲爲，奪平民的血肉，以填他的慾壑。所以任百姓們的痛苦流離，他還是「服文彩，帶利劍，飫飲食，貨財有餘」。老子目擊心傷，故竭力的反對他，破壞他，以爲人生一切亂源，皆由有爲而來，有了種種的組織，倒弄出「損不足以奉有餘」的弊病來，所以他盛唱「無爲」主義，以爲天道運行，是自然而然的，但聽命於天道，順自然之化，雖然「無爲」也能自治。故道德經上說：

道常無爲，而無不爲。

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與欲而民自樸。其

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

爲學日益，爲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，無爲而無不爲，故取天下者，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老子的無爲主義，並非完全的消極。看他無爲而無不爲的說，素簡直是消極中的積極，故我對於老子的無爲主義，直可謂之消極的奮鬥。

然而無爲主義，不過是他物質上的見解。他靈性生活的修養，老子竭力提倡「清靜」，「清靜」是東方文化的表示，東方人的品格行爲，大都趨向於靜，並且靜是培養靈德的利器，故宗教鼻祖，大都產於東方，就是「靜的精神」與他有連帶的關係。老子清靜的主張，在道德經上有詳細說明。

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

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爲天下正。

致虛極，守靜篤，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復歸其根，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。

老子這種思想，完全以萬物芸芸而並作，其結果無一不歸於靜。故他主張守靜，以保全天真。他的目的，就是要反到無思無欲的嬰孩一般，所以老子又以嬰孩做人生的標準，道德經上說：

專氣致柔，能嬰孩乎？

含德之原，比於赤子。

他以嬰孩的無知無欲，是道的本體。人們必需反到嬰孩純潔的心，才得謂之真正的人生也。如基督所謂「若不同轉像小孩子一樣，斷不能進上帝的國是同樣意思。故他以柔下知足，去私寡慾，為人生的要素。不然，則至爭亂蠱起，為禍甚烈。故老子提倡知足曰：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……罪莫大於可

欲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他又以柔下之意，而以水作比說：『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；而攻堅勝者，莫之能勝；其無以易之弱之勝，強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』他又去私寡慾之言曰：『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。』又曰：『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』看此諸說，可知老子的人生哲學，以修養個性，爲止爭弭亂的要素。

孔子的人生觀

孔子的人生觀，可一言以蔽之，曰「樂天知命」。他對於社會環境，完全取客觀態度，宇宙的華美，在他的感覺裏，完全忘却了人世的苦況。所以山明水秀，鳥語花香，都是他的樂趣。縱是遇見痛苦的險惡的環境，他並未因之而改變他的人生興味。依舊是持一種鄭重而淡泊的態度。有時他奮發他的志向，具勇猛激進的精神。嘗說：『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』有時受環境困厄，陷

他到痛苦的境界，他也不因之憂傷悲憤，只以常態對付之。他曾被困在陳蔡之間，絕了糧食，弟子們個個都餓出病來，把富有血氣的子路氣得怒髮沖冠，恨恨而言曰：「君子亦有窮乎？」孔子用一句話安慰他說：「君子固窮，小人窮斯濫矣。」這種人生觀，是何等的曠達？再看他自叙生平說：「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！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」他看富貴，非常澹泊，但他所注意，不在得到物質的幸福，乃求精神上的樂趣。故說：「君子憂道不憂貧。」又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由此可見他慕道心腸的熱切。再看他獎許顏子說：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，賢哉回也。」於此更可見他看物質幸福的澹泊。因為他無論處什麼環境，總是聽命於天道，逆來順受，毫無忿懣，故他嘗說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。」

孔子又常說出一個「命」字，他無論遇見什麼厄運，毫釐沒有怨恨的思想，

祇以「知命」二字了解之，故儒家「不怨天不尤人」的精神，尤爲優點，他看人們的窮通貴賤，富貴壽夭，都已限定於「命」，故說「死生有命」，又說「君子居易以俟命」。因他無論境遇如何險惡，總不作過激的奮鬪，亦不作喪志的悔憾，祇以限於命運一語，以自解嘲。故儒家「安分守己」的觀念，也由此而養成。看他「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」一語，可想見矣。然而他所說的「命」，仔細研究起來，有點與基督教所謂上帝旨意相彷彿。凡他應世接物，祇要求良心的無虧，都可大膽進行，無所顧忌。故他答司馬牛之問說：「君子不憂不懼……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有一次桓魋要殺他，孔子很鎮靜底說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又有一次爲匡人圍困，他也說：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由此可見他人生的目標，完全安然以順天命，既不作例外的強求，又不作無益的畏怯，一種曠達高風，非常人所能及也。

以上的說素，不過以持己一方面立論。若謂待人？孔子又以「仁」字做標準。「樊遲問仁？」子曰：「愛人。」然而愛人之道如何？孔子就用「忠恕一貫」之道，教誨弟子。子說：「吾道一以貫之。」但他們不甚了解他「一貫」的意思。曾子替他解釋說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」怎樣謂之忠恕一貫呢？他所說的忠，是積極的。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所求乎子以事父……所求乎朋友先施之。」這就是忠，也是積極的仁。他所說恕，是消極的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」「施諸已而不願，亦勿施于人。」所惡于上，毋以使下，所惡于下，毋以事上……」這就是恕，是消極的仁。合消極積極兩方面在一起，便算是完全的仁道，也就算「忠恕一貫」。應用仁道以事上，謂之孝弟。故說：「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」應用仁道以交友，謂之忠信。故說：「主忠信，無友不如己者。」應用仁道以接物，謂之恭敬。故說：「居處恭，執事敬。」又說：「出門如見大賓。」應用仁道以處世，謂之犧牲。故說：「志

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

合孔子的持已待人兩方面的人生觀念，可知他重在內部的修養，然後應用到實際上去，這也是東方精神文明的特徵。

摩罕默德的人生觀

摩罕默德的人生觀，可惜回教經典不肯開誠佈公的，沒有什麼給我們做研究的資料。但他在隊商生活的時代，就有清靜的思想，不過限於環境的窮困，不能達到他所志之目的。及到與寡婦哈第佳結婚後，便得到生活上的優裕，使他得到修養的機會。他每每恨塵市的紛囂，思欲得到一個清靜幽雅的地方，做修養的工夫，到處尋我，後來在曠野裏，得到錦繡般的高山，在山裏有一石洞，幽雅莊嚴，最合宜修養。摩罕默德喜出望外，以爲是上帝特別爲他佈置的。那末就常常地居處其中，刻苦修養，到四十歲的時候，是他靈性生活的成功，自稱爲得

上帝的默示，就奮身救世，不以榮辱爲取舍。雖遭人辱罵，亦不與較，這是他救世精神的熱烈。

人們大都以回教提倡多妻主義，看輕婦女地位，指爲有背人道主義，多妻制的主張，確是他立教的缺憾。然而在他律法裏，也有優待婦女的幾條：「（一）凡人娶妻納妾，不可多過四人。（二）近戚不可聯姻。（三）休妻有預定的限制，不可踰規越矩。（四）夫死後，婦人有享受家產的權利。（五）寡婦不得視同物件，可別給他人」觀此可見他對於婦人，也有可取的地方。

摩罕默德對於人生的觀念，他承認人的本性，原來是善的，既是無罪，亦無偏惡之弊，其罪性也不至傳於子孫。然而世人因受環境的支配，皆陷于罪惡的途徑裏。故天經上說：「神若罰人之惡，地上則無餘動物矣。」可見他看世人皆陷于罪，無一能超出罪惡的範圍。因此摩罕默德特爲人畫一幅罪之結果的圖像，

以恫嚇人們，使人望而知懼。如天經上云：「將罪人置於烈火，渴則予以沸水，飢則惟食荆棘」是也。但是刑罰之輕重，不限于罪之大小，惟聽阿拉無端之旨。在摩罕默德的觀念裏，人之罪惡，無有贖罪的方法。故回教無贖罪祭之說。然而人之得救與否，惟視信天經爲第一妙法。但是自由的神，已經給人們有充分的自由，毫無牽強的。故天經又說：「真理由於爾主，凡願意者，可以信服，不願意者，可以不信。我們爲不義者，已備地獄之火。」此回教之養成人們嚴格的虔誠的信仰，以爲造成完美的品格，然而他主要之點，就是「清心守真」。他以爲堅固信仰，和清靜心思，可以算是「清心守真」。若依此而行，便好返到人的本性的善良。這是他最關緊要的工夫。

第五章 宗教教育

近代的教育，彷彿名利的製造廠。青年學子，所以孜孜不倦的，用功他的書

本無非是要得一點有用的知識，以爲將來立名計謀！他對於教育的觀念，處心積慮的只求怎樣能夠得到相當的知識，使他在社會上博得一個美好的名譽，混了一肚子的飯吃，吃罷了；此外更無所希冀哩！然而這樣的教育觀念，簡直沒有什麼益處，只把社會上增添了一些爭名奪利的罪惡罷了！試看現代的知識愈高，罪惡也跟着他長進。他最大的缺點，就是失了道德的維持力。故宗教教育，在今日的社會，負着重大的責任。同道的人們，務須努力的奮鬥，把宗教教育的真精神，實行在這黑暗的社會，這是我們重大的義務，也是我們救世的熱烈。

基督的教育

基督的教育，以「愛」字做主眼。在福音書上，屢次記着說：「你要盡心盡性盡意，愛主你的上帝，這是誠命中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愛人如己，這兩條誠

命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又說：「我賜給你一條新命令，乃是教你們彼此相愛，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」然而他的愛，怎樣的應用在教育上呢？仔細地考察他，却有消極積極兩方面。在消極方面看起來，他的愛，具有三種原素：

(1)「打破種族的界限，實行大同主義。」他差遣弟子們說：「你要往普天下傳福音，使萬民做我的門徒。」又說：「你要愛你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的禱告。」又說：「——你們這些事，若作在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了。」這種大同主義，確是造成世界和平的要素，看那些在種族上國際上，野心勃勃底在那兒受罪惡的驅使的，真是基督的罪人，是大同主義的反抗者。在基督的席上，沒有他的立腳地。

(2)「剷除親疏的區別，組織聖潔團體。」有一次基督正在對眾人談經說

法適他的母親和兄弟來。人們都以他母親和兄弟來，告訴他，基督便趁着這時機，指示他們別以親疏的區別看得重要，便說：「誰是我的母親，誰是我的兄弟！凡遵行上帝旨意的，都是我的母親兄弟姊妹了。」因為人們都以親疏的區別，發生種種的罪惡，基督要打消這種的積弊，聯絡一個愛所結的團體。

(3)「取消貴族的階級，提倡平等主義」他屢次與稅吏和罪人交往，並且時常與他們一同飲食，引起階級思想的法利賽人的批評，基督便說：「我來本不是召義人悔改，乃是召罪人悔改。」並且做戒弟子們說：「不要效法利賽人，喜愛筵席上的首座，會堂裏的高位。」又說：「你們中間誰願為大，就是要作你們的用人，凡自高者，必降為卑，自卑者，必升為高。」由此可見基督平等的精神。

再從積極一方面看，他的「愛」以服務為前提，以犧牲為後盾。怎樣是服務呢？記得耶穌將要被害，他知道自己與弟子們不久要分離，就留下一個最好的

模範，叫弟子們不要忘却了他服務的精神，所以他倒了一盆水，爲弟子們洗脚。使他們作永遠的紀念。故對他們說：「我是你們的主，你們的夫子，尙且洗你們的脚，你們也當彼此洗脚。我給你們作了榜樣，叫你們照着我向你們所作的去作。」服務的精神，在基督的心目中，既是看得這般重要，然而不以犧牲做他的後盾，斷不能收美好的效果，故基督又說：

「凡不克己負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不配做我的門徒。」

一粒麥子，若不落在地上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愛惜自己生命的，就喪失生命，在這世上，恨惡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」

犧牲是愛的最高點；因爲愛到了極點，他就犧牲，也不覺得什麼困難，好像樹上的果子成熟了，很容易的摘下來，並不至不傷着樹的枝幹。

佛教的教育

佛教的教育，注重慈悲，在他的四弘誓裏，有一條說：「衆生未盡誓願度」，他以爲這世界是苦海，芸芸衆生，沉溺在這茫茫的苦海裏，尋不着一艘的救生船來，所以他大發慈悲，欲作救世慈航，普度衆生，故有「有一衆生未度盡者，誓不成佛」之誓言。因爲他甚覺得這黑沉沉的社會裏，翹首求救的人們，都是他肩頭上的負擔，故說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。

佛教所說的衆生，是包括一切生物而言，因他承認世界一切生物，都感有宇宙之靈，故涅槃經說：「一切衆生悉具佛性」，王陽明先生受了佛家學說的影響，因此也具同樣的觀念說：「一草一木，皆含至理」，由此可見佛祖以一切生物，都是與我具同樣的靈，也可以說我與生物的異點，不過在軀殼上的差異而已，拋却了這軀殼，那末，我就是生物，生物就是我，沒有什麼不同，所以梵網經上說：

「汝是當成佛，我是已成佛。」因此他的慈悲，也就及到一切生物了。他有一次，看見空中的飛鳥，餓得不能高飛，便有「割股啗鷹」的美舉。這種慈悲心腸，果然是佛菩薩的優點。

然而怎能實行這慈悲心腸呢？佛家有一最明顯的教訓，就是「破執」。因為人都是執着一個「我」字，有了這個「我」，所以樣樣東西，都要爲「我」打算。便發生種種私利的行爲，廣造罪孽。若能打破「我執」，便知此身非「我」，乃「我」之軀殼耳。但「真我」是我內部之靈，與宇宙大靈，有連帶關係，也與一切衆生，有連帶關係。故佛法謂衆生平等，就是以萬物同具此「心」故。衆生既同此心，那末就可免掉衆生與我的隔閡。故佛經有「一切法中，悉無有我」的說。素在金剛經上，更有透徹的說：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衆生相，無壽者相。」這末一來，人類的罪惡，可從此消滅矣。凡夫之心，都可有涅槃不生不滅的希望哩！不但凡夫如此，衆生亦如

此華嚴經說：「無一衆生，不具如來之智慧者。」涅槃經也說：「一切衆生，悉具佛性。」梵網經說：「汝是當成佛，我是已成佛。」衆生都有慈悲的心，那末衆生都可成佛果。

道教的教育

老子的教育，以「靜」爲前提。他說：「清靜爲天下正。」他又以多言之弊，極方以儆戒之曰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」「輕諾者必寡信，多易者必多難。」他主張守靜的目的，就是使人反樸歸真，因爲虛僞的教育，增長人們虛僞的智慧，結果就成功了一個罪滔天的世界。所以他極端的反對說：「大道廢，有仁義；智慧出，有大僞。」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」人們皆以老子爲愚民政策，其實他何嘗不言教育呢？不過他不主張強迫教育，而主張自動教育，不主張形式教育，而主張自然覺悟。故說：「行不言之教。」

然而在老子的教育裏，可以看出兩大重要之點。

(1) 知足。老子以人類的知識愈高，欲望愈多，社會的種種罪惡，因之發生。例如初民時代的無私無欲，所以他提倡去私寡慾，極力的勸人知足。說：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……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尚足矣。」但知足不是容易的事，因為知識愈高，愈不知足。若要知足，除非拚棄一切知識，專求道德之旨。故說：「孔德之容，惟道是從。」

(2) 不爭。老子又因私慾橫行，爭亂不止，為禍甚烈，乃極力底提倡「不爭主義」。他以為善柔下，便是止爭截亂的根本，故以水為喻說：

上善若水；水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，故幾于道。天下柔弱，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勝者，莫之能勝。其無以易之，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……以其不爭，故天

下莫能與之爭。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……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與之爭。

老子的不爭主義，是謂柔能克剛，所以說：「齒因剛落舌以柔存。」

老子以知足與不爭，是造就人格的最好方法。比這些灌輸知識，增添名利的欲望的教育好得多，故他極力底破壞與本性相違的教育，大唱著「絕學主義」。

儒家的教育

孔子的教育，以「仁」爲主眼，仁字的意義，蔡子民先生在中國倫理學史上解說得甚是，他謂孔子所說的仁，乃是「統攝諸德，完成人格之名」正合中庸上所說：「仁者人也」的意思，因爲孔子所謂「仁」，乃完全的人格，也是人格的標準。然而怎樣才算是仁呢？在論語上他與弟子們關於「仁」的問題，很詳細的記載：

顏淵問仁子曰：『克己復禮爲仁』……顏淵曰：請問其目子曰：『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』

仲羔問仁子曰：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已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』

觀以上的說素，完全是做人的道理。因爲能夠『克己復禮』，『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』，『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』，便算是完全的人格，故孔子都說是『仁』。然而在孔子的觀念裏，最注重的是孝弟，故說：『孝弟也者，其爲仁之本與。』

但是『仁』怎樣可以養成呢？孔子也是有很顯明的曉諭求仁的方法，他以交友爲求仁的補助說：『君子以文會，以友補仁。』又說：『友其仕之仁者。』孔子也很覺得爲仁的不容易，常說：『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。』又說：『若聖與仁，則吾

豈敢？他雖然覺得『仁』是很難的工夫，但是不可不努力以求之，故說：『人而不仁，如禮何？人而不仁，如樂何？』又說：『苟志于仁矣，無惡也。』又說：『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』看這幾段話，可見孔子求『仁』的心，是何等勇猛？然而他『循循善誘』的教授弟子，所屬望於弟子們的，並非在知識上希望他得到較高的本領，可以在社會得高等的生計？他所注意的，就是求『仁』的資格如何？他常說：『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進焉，可謂好學也矣。』然而他的弟子中最得他獎許的是顏子，他曾說：『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。』顏子盡能得孔氏的真傳，正像耶穌的約翰，可惜顏子短命，使孔道亦大受影響，故孔子以顏子之死而哭之慟，且曰：『天喪予，天喪予。』

回教的教育

回教的教育，以清心守真爲根本，故稱爲清真教。又稱爲回回，意思就是回返到原始聖潔，然而怎能克復原始的聖潔呢？他制定五個要點，以爲人生的目標：

(1) 『信條』他的信條，很簡明的說：『你不可以爲唯一真神——阿拉——之外，還有神。摩罕默德就是他所遣的預言者。』除神之外，他對於天使的信仰很盛，不過他否認天使爲神。他最堅固的信仰，就是單信獨一無二的神。

(2) 『祈禱』回教對於祈禱，非常注意，凡信徒每天必須五次向着麥加（Mecca）市的方角祈禱，每當祈禱的時候，必潔淨身體。

(3) 『布施』回教很注重布施，聖典追錄上說：『祈禱是我們到神的一半路程，斷食不過是運我們達於神宮的門戶，惟有布施，是真使我們得入於天國。』由此可知他對於布施一條，看得何等的重要。

(4)『斷食』回教以教主受上帝默示的拉馬勝(Ramadin)在那一個月(第九日)信待每天從日出到日沒，就是一滴水也不能飲，『惟旅客，病者，小兒，老人，及有乳的母親，不在此限。但旅行疾病過後，還須追守。』

(5)巡禮他規定信徒一生，必須到麥加的本山，巡禮一次。他除此五種要義之外，還要嚴禁吃食生物之血，和豬肉葡萄酒。這是他宗教教育的要素。

總之基督之謂『愛』，釋迦之謂『慈悲』，老子之謂『靜』，孔子之謂『仁』，回教之謂『清真』，分而言之，各有各的說法，合而觀之，只是一個目的，就是要陶鑄完全的人格。因為人類自始祖犯罪以後，已種了罪的根基，失却了原有的本性，離完全的人格很遠啦！要克復這原有的本性，非灌輸智識所能為力。故各宗教主，所提倡的教育，完全注重內生活的修養，造就高尙的完善的格式，成了人格化的人。這是他們的唯一目的。

然而這種工夫，不是容易的一回事。因為普通的人，大都是意志薄弱，要修養內部生活，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以促進之。此宗教儀式所由發生的。但是這種儀式制度，漸漸地失却他的真精神，有的偏重於儀式，那末單單在儀式上經營，失掉原始所要輔助人們內生活修養的本意。如今日的佛教道教回教，似乎偏重這一方面有亦忽略儀式的，漸漸地把一切儀式都不以為要。那末他的宗教教育，將要成功了戲台上的劇本了！基督教與儒教，似乎偏重於這方面。稍有思想的人，打開眼界，鑒察了各方面的利弊，就用羅致的方法，把各教的優點，溶化一爐，造成完美的救世的教會，作世界的慈航寶筏，使天國實現在這大地上。須是我們的重大責任，願與諸君共勉之。



Date Due

系
数
概
論

七
六

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

宗教概論全一冊

定價大洋壹角

演講者 挪威 艾 香 德

編述者 浙江 黃 景 仁

地址廣藝街口

刷印所 南京 宜春閣印刷局

電話一八四號

發行處 南京 景風山基督教叢林

版權所有

2
66-8022
37

2

444
3

66-8022